

藝術與社會

PLEKHANOV

社會生活

著
譯 峯雪

版店書味水

書叢論術藝的學科

2

活生會社與術藝

著夫諾汗力蒲

譯 峯 雪

店書沫水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版

1 — 1500

科學的藝術論叢書 2

藝術與社會生活

有著作權

實價大洋五角五分

原 著 者	蒲 力 汗 諾 夫
翻 譯 者	雪 峯
發 行 者	水 沫 書 店

發行所 上海 北四川路
公益坊內 水沫書店

譯者序誌

關於著者G·V·蒲力汗諾夫底生平事略，魯迅先生在本叢書第一編「藝術論」序言中，略有說及，請讀者先行參看；此後，著者底其他數多的專為科學的社會主義而寫的著作，想一定應該成為我們底必要的讀物，因而說及他底生平的機會也一定還有。

又關於蒲力汗諾夫底關於藝術的諸論文所包含的問題，他底見解，研究方法等，本叢書已決定翻譯亞珂弗列夫底「蒲力汗諾夫論」，此書是專論述蒲力汗諾夫對於藝術的態度，見解及方法的，不日即可呈於讀者之前。此外，「蘇俄的文藝論戰」（任國楨譯，北新書局版）中載有一篇瓦勒夫松底「蒲力汗諾夫

與藝術問題」，係是系統的地涉及蒲力汗諾夫底藝術論上的全般問題的，簡潔扼要的研究，可供一併鑽研。

蒲力汗諾夫底關於藝術的著作，如瓦勒夫松所顯示的一樣，我們可大抵地把牠分爲三類，卽一是拿原始民族藝術爲唯物史觀的藝術學之例證（以唯物史觀的觀點研究藝術底始原），一是以階級社會的藝術爲例證（一樣地以唯物史觀的觀點研究藝術底發達），一是文學評論及披露著者對於文藝批評的意見的三類。「藝術論」（本叢書第一編）的三篇，是以處理原始民族的藝術爲主；本書及「從社會學的見地論十八世紀法蘭西底劇文學及繪畫」，「無產階級運動與資產階級藝術」等，則對於階級社會的藝術揭示見解；其餘如「論文集二十年間第三版的序文」；「俄國批評底運命」，「馬克思與託爾斯泰」，「易卜生論」，「車勒芮綏夫司基底美學說」，「培林斯基底文學觀」，「車勒芮綏夫

「司基底文學觀」等等，則大抵可當作顯示文學評論底範例和披瀝美學及文學底批評規準的東西看。凡這三類所包含的數多的問題，蒲力汗諾夫都已安置了基礎。瓦勒夫松說，「如果不得稱蒲力汗諾夫爲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上之美學創作家，那我們很有理由算他爲這種美學的開基人。」我們不妨說，現在俄國及世界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家，差不多都從他那兒出來的。

本叢書，有三本書的地位獻給蒲力汗諾夫，預定把他底關於藝術及文學的諸論文之重要者盡行翻譯。但因爲時間，人力及材料諸關係，未能滿意地如願也說不定。又如「從社會學的見地論十八世紀法蘭西底劇文學及繪畫」，是研究階級社會的藝術上非常重要的一篇，照叢書底順序及讀者底便利，是應放在這一本裏的，却因爲翻譯很吃力，來不及，只得放在下一本了。

本書，我是據藏原惟人底日譯重譯的，蒲力汗諾夫底原文，先是一九一二

年十月在巴黎及列日朗讀的一個「報告」，後經修改，發表於雜誌「近代人」（一九二二年第十一號，十二號及一九二三年第一號）上，現在收在略查諾夫編的著者全集第十四卷中。在著者底關於藝術的諸論文中，這是最整齊的一篇。

翻譯本書時，行句間有不能充分地理解者，是隨時問魯迅先生和端先先生二前輩；又原註中挾有很多法文，並且有些被原譯本印誤了，關於這種地方是友人江思兄幫助我。我十分地感謝他們。但這本小小的書，譯者雖日夜伏案吃了四十天的苦，始譯成如現在的樣子，而譯文中不妥和誤譯的地方是一定還有的，這是必須請敬愛的諸位讀者與以指正。

一九二九年「八一」後二日，譯者

藝術與社會生活

原书空白页

序

現在想在這裏請求讀者注意的這個作品，是把本年十月在列日及巴黎，用俄國語朗讀的那「報告」，改作成的東西。因此，在本篇裏就留着一一些朗讀底體裁。在第二章底煞尾，是把盧那卡爾斯基（A. Lunacharsky）氏在巴黎公開地所表示的，關於美底規範的問題的那反駁，下了檢討。那時曾以口頭辯答過了，但現在於印刷上在這問題上停留一下，我以爲有益的。

著者

一九二二年

原书空白页

關於藝術和社會生活之關係的問題，是在一切有某種程度的發達的文學上，都會盡了非常重要的任務。而且這問題是屢屢在兩種站着完全相反的位置的意味上被解決着，正在被解決着的。

有些人會說，而且現在也還在說，——人們並不是爲了土曜日而存在，是土曜日爲了人們而存在的。社會並不是爲了藝術家而存在，却是藝術家爲了社

會的緣故纔存在的。藝術非幫助人類意識底發達，社會構造底改善不可。

另一些人却決定地反對這見解。據他們底意見，則藝術，牠本身是上的。他們說：無論牠是怎樣地高尚的東西，倘當作達到某種別的目的的手段而使用藝術，是使藝術作品底價值低下了了的。

這二種見解中的第一種，是在六十年代的我們底先鋒的文學之中，看出牠底分明的反映了。如皮沙列夫 (Pisareff)，則持着牠底極端的一面性，竟把牠拿到 Caricature (諷刺畫) 上去，是不必說的了；我們還能夠舉出在當時的批評上的這見解底最根本的擁護者——車勒芮綏夫司基 (Chernyshevsky) 和陀布洛留僕夫 (Dobrolioubov)。車勒芮綏夫司基在他底最初的評論之一裏這樣寫着——『「爲藝術的藝術」，在我們的時代裏是和說「爲了富的富」，「爲科學的科學」等等，同樣的奇怪的思想。人類底一切的事業，要使牠不變成空虛的

無用的東西，就非服務於人類底利益不可。就是，富是爲了人們要使用牠而存在，科學是爲了做人們底指南車而存在的；藝術也不是爲了無用的滿足而存在，牠非爲了某等本質的利益而服務不可。『依車勒茵綏夫司底意見，則藝術——尤其那「最嚴格的藝術」的詩歌底意義，是看牠普及在社會之中的廣大的知識而決定的。他說道——「藝術，正確地說來是詩歌（只有詩歌，因爲別的藝術在這意味上做不了很多的事），使非常多的知識擴張在讀者大衆之中，更其重要的事情是使那依據科學而成的理解普及着，——這是詩歌對於生活的偉大的意義。』（註一）在他底有名的學位論文「藝術對於現實的美學的關係」之中，也表現着和這相同的思想。照他底十七個提要（Thèse）說來，則藝術不僅是再現生活，並說明生活。那作品是常常「有着關於生活現象的判決底意義」的。

註一：車勒芮綏夫司基全集第一卷，三三——三四頁。

以車勒芮綏夫司基及爲其學徒的陀布洛留僕夫底見解看來，則藝術底重要的意義，是在把生活再現，並對牠底諸現象下了判決。（註一）而且不但只是文學評論家及藝術理論家如此看法。涅克拉梭夫（Nekrasov）是把自己底詩神（Muse）取名爲「復讎與悲嘆」之神的，但這不是偶然的事。在某篇詩中，市民向詩人像下面似地說道。

你詩人，天所選擇的人

永遠的真理底告知者呵！

不要相信沒有麵包的人

是不值得譜入你底豫言底絃的！

不要以爲人們完全死絕了！

在人們底靈魂裏神依然生存着，

從信者底胸裏發出的悲歎

是常常辨識着你底絃音的！

做個市民吧！委身於藝術

並且爲了近傍的人的幸福而活着呵——

把那天才委置於

擁抱着萬物的「愛」底感情。

市民涅克拉梭夫，用了這個話表明了關於藝術問題的自己底意見了。即在
造形藝術底領域，例如在繪畫上，當時的更良好的代表者，也保持着和這相同

的意見。貝洛夫或克浪斯珂伊，是和涅克拉梭夫同樣地，一邊服務於藝術，一邊「想做市民」的；他們和涅氏同樣地藉自己底作品「在生活現象之上」下了「判決」了。（註二）

註一：這見解就是由培林斯基（Belinsky）在他晚年所完成的那見解之部分的重複與部分的發展。培林斯基在「對於一八四七年的俄國文學的見解」這論文中，這樣寫着——「社會底最高的最神聖的利益，是那平等地分配給牠底各員的真實的幸福。向這幸福去的路——是認識，而藝術是，在引導到這認識的一件事上有着不劣於科學的力的。所以，科學和藝術都是同樣地必要的，不許科學代替藝術，也不許藝術代替科學。」但是，只有「在生活現象之上」下了「判決」，藝術纔能使人們底認識發展起來。這樣，車勒茵綏夫司基底學位論文，是和培林斯基底對於俄國文學的最後的見解相關聯的。

註二：克浪斯珂伊從門敦寄給V. V. 斯塔沙夫的，一八八四年四月三日發的信，就證明了